

作家写作家

我所认识的刘舰平

贺为民



刘舰平。 通讯员 摄

认识刘舰平,实属偶然。

那是1982年春寒料峭的时节,我因在《湖南日报》和《华南民兵》发表过几篇关于民兵题材的作品,应邀去茶陵县武装部参加民兵通信报道座谈会,下榻茶陵栗园宾馆。

下午,当我打开房门时,屋内已有一位入住。他看上去不到三十岁,国字型脸,浓黑的眉,一双大眼睛炯炯有神,显得分外英俊。

当时他正靠在床头看书,见我进屋,赶忙起身相迎。交谈中才知他叫刘舰平,在湖南电视台任创编室主任。那次出差是要去酃县(今炎陵县)文化馆,找作家肖成荫商量将其发表在《湘江文艺》上的中篇小说改编成电视剧的事宜。那时交通不方便,火车只能到茶陵,所以他得先在茶陵住一晚,再改乘汽车赶赴酃县。

也许是因为志趣相投,我们一见如故。我俩一同在栗园宾馆用过晚餐后,就天南地北地聊了起来,不知不觉,竟聊至深夜。

刘舰平告诉我,他出生在沅江河畔,自幼酷爱文学。高中尚未毕业,就被招进沅陵县剧团当了演员。那年月,不少小青年被卷进运动的旋涡,他却很少出门,选择在书海中寻觅知识。读书使他开阔了眼界,萌发了创作的念头。开始,他对剧本创作很感兴趣。后来他认识了诗人于沙,于是又学着写起诗来。刘舰平说:“刚开始写的作品还很稚嫩,寄出去的稿子不少被退回,周围一伙小青年便讥讽我‘想当作家,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’。”刘舰平没有理睬那些风言风语,而是更加发愤地读书、写作。功夫不负有心人。1976年,他写的诗歌和歌词终于在《湘江文艺》和《解放军歌曲》上发表了。从此,他正式踏上了文学创作之路……

邂逅桃花谷

谭清红

一瓣桃花飘上我的衣襟,是江永桃花节飘来的邀请函。我们“春风千里,‘湘’约‘两江’”游学一行,就这样邂逅桃花谷。

桃花谷在江永瑶乡兰溪香花井村。

车行多时,拐弯之处便迎来惊喜。一车人突然一齐“哇”地尖叫起来!漫山遍野的万亩桃林,正笑吟吟地、仪仗队似地迎接我们。这是三月的最后一天,也似乎是桃花开得最盛的时节,层林尽染,粉红色的云海、云雾,云蒸霞蔚。

我爬上山去,才发现这里的桃林与众不同,几乎每一棵桃树都生长在岩石缝里。奇石的阳刚,更显桃花之阴柔。

忽见一顶透明帐篷,架在山腰桃林中,一群游人正围着帐篷主人。帐篷主人,一张老护林人的脸,脸上沟沟壑壑,却满是灿烂。

我问:“摇一些桃花泡美容酒行不?”

老人回答:“已经没摇的了,这些油桃花是摇不下来的。”

我问:“那桃胶,桃花蜜有不?”

“也没有了,我家桃胶可拉成长丝,桃花蜜纯纯净净,早就被人定下了。”老护林人呵呵地笑着。

“那您家有蛮富裕了!”

老人的脸此时已绽开像古藤色的菊花,他说,“年收入百把万吧。你看对面桃花林,那联排别墅,冒炊烟的就是我家的农家乐。以前这里是‘八分石头两分地’的山旮旯,现在新农村一村一品,我们种桃人走桃花运了,两个崽都找了媳妇,现在儿孙满堂咯。”

我寻思着,政府引导村民撬石凿岩,愚公移山,选择在石缝里栽桃,绝不是无缘无故的。

次日清晨,刘舰平要赶早班车去酃县。一早起来洗漱完后,我就匆匆带着他往茶陵汽车站赶。在县城三角坪的一家小店,我请他吃了一碗地道的湖南辣椒小炒肉米粉,就挥手道别,目送他登上了开往酃县的班车。

这次邂逅,我和舰平成了朋友,常有书信来往,我还好几次到他位于袁家岭省委大院的家里做客。那时,舰平的文学创作日就月将,我经常在全国的各种报刊上读到 he 发表的小说、诗歌和歌词。

舰平为人诚恳、低调谦虚。他创作的歌词《椰子树下》获山东音乐创作一等奖、诗歌《脚》获首届湖南文学艺术奖后,我提出要为他写篇专访,他给我回信说:“信已读,欣慰之余又有些惶恐。你一再要为我写采访记,只能是给我帮倒忙,快些绝了这一念头罢!……我一直无有什么大作,一是写不出,二是不急于写,多读点书。”字里行间透露着一个文学工作者的清醒与自持。

彼时的刘舰平,除了读书写作外,还特别注意深入基层,到生活中去寻找文学的真谛。

写《船过青浪滩》之前,他曾多次去沅水流域深入生活。动笔时,他告诉我,“刚去沅水流域转了一圈,一月余”。他在那里与船工一起吃住,闯滩击浪,促膝谈心,深切的感受才使他把船工的生活描绘得淋漓尽致,使作品散发出浓厚的乡土气息。《船过青浪滩》在《萌芽》1983年第7期发表后,一举夺得了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。当我向他表示祝贺时,舰平对我说:“获奖只能说是我走向文学新高峰的一个起点。”

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的一个夏夜,我应邀参加株洲市文化园的“烛光诗会”。在书香四溢、诗意盎然的市文化馆内,我又见到了舰平。那晚,他应邀从长沙风尘仆仆赶来株洲参加“烛光诗会”,在热烈的掌声中朗诵了自己的诗作。彼时的刘舰平,已是享誉文坛的作家。然而,站在聚光灯下的他,依然是那个谦和的朋友。见到我就拉起了家常,询问我的工作调动办得怎么样了?那次,我们聊了不少。我请他谈点创作经验,他说:搞文学要有一副好头脑。一个文学家首先应该是一个思想家。所以,他不追求创作的数量,而是在创作的质量上下功夫。

在株洲与舰平分别不久,我终于从湘东的山沟沟里调到株洲的一家新闻单位,还收到了舰平对我的祝贺!只是那几年舰平忙于创作,我忙于一家小报的琐事,离得近了,反而聚的机会少了。后来,他去了海南,再后来得知他患了眼疾,日趋严重……我为舰平惋惜不已!幸好,舰平一直克服困难坚持“听写”创作,我仍能在报刊上经常读到他的文章和诗作,也听闻他经常斩获各种文学奖项。为此,我又为舰平感到欣慰。

(作者系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、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。刘舰平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著名作家)

老 桥

张雄文

老桥横跨麻溪河两岸,安详而静默,似乎正眯了眼,反刍那些阳光般明媚的往事。

老桥是座风雨桥。松木桥身凛然横在三座方形青石堆砌的桥墩上,结实、沉稳。桥板、栏杆被时光的手掌长久抚摸,已青黑如生铁。桥板偶尔有几处凹陷残缺,能看得见脚下翻涌的水流,却坚挺如昔,踩上去从不摇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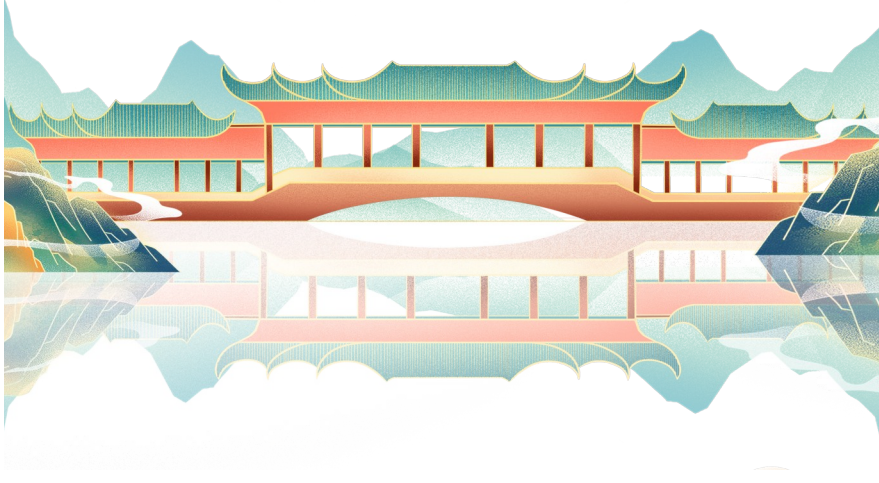
老桥能遮挡风雨,是因了头顶和房屋一样盖了瓦。瓦呈青黑色,是村里最常见的那种从稻田里取土烧制而成的特产。岁月未能消融老桥头顶多年的瓦片,却也让它们由青灰变成了青黑,留下了沧桑的印痕。

老桥就在村小旁边。每到下课或放学,回家不用过桥的我也喜欢到桥上逗留一阵,倚在栏杆上眺望两岸清风漾起的稻浪,或者远处山峦边渐渐下沉的夕阳,心性像眼前风景一般渐渐细腻起来。山雨有时骤然而来,叮叮当当敲打瓦楞,仿佛急促的马蹄踏过青石板官道。河面上泛起数不清的小水圈,几只鸟雀在雨幕里慌乱翻飞,划出回窝的弧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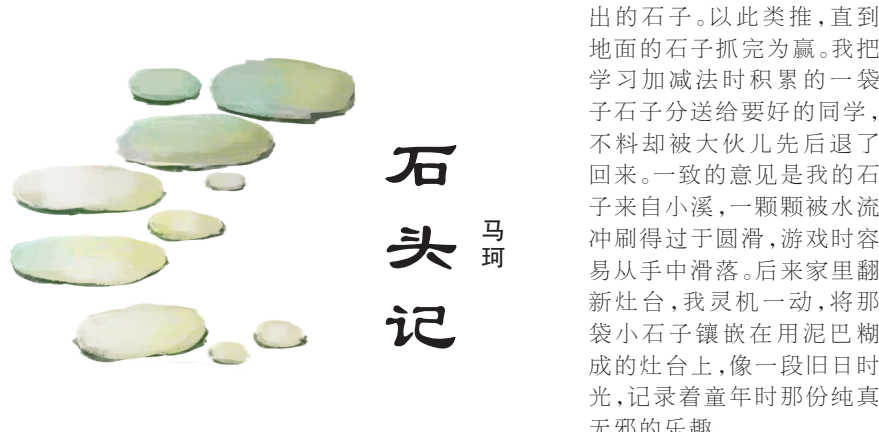
桥头偶尔有一两个卖冰棒的人在安静守候,背着粗糙的小木箱,箱顶木盖下又加盖了半新的小棉被,里面装着冰棒,两分钱一根。我兜里有山上摘取的小野果,有与伙伴游戏的四角板纸片,却很少有那枚能换来冰棒的钢币,几乎每次都吞着口水从卖冰棒的人身边恋恋不舍走过。

那一回,堂姐不知从何处得来两分钱,买了一根,一口咬掉半截,将剩下的递给了我。我倚在老桥栏杆上,吮吸半截冰棒,一股凉爽的清甜溢满全身每根神经。

端午节前后的雨水多起来,渐渐沥沥扯满天空,山野与田间,麻溪河开始猛涨。几声“咚咚”的清鼓敲响,村里逐渐沸



老桥横跨麻溪河两岸,安详而静默,似乎正眯了眼,反刍那些阳光般明媚的往事。



石头记

马珂

出的石子。以此类推,直到地面的石子抓完为赢。我把学习加减法时积累的一袋子石子分送给要好的同学,不料却被大伙儿先后退了回来。一致的意见是我的石子来自小溪,一颗颗被水流冲刷得过于圆滑,游戏时容易从手中滑落。后来家里翻新灶台,我灵机一动,将那袋小石子镶嵌在用泥巴糊成的灶台上,像一段旧日时光,记录着童年时那份纯真无邪的乐趣。

在我家屋后的小山丘上有口石洞,村里人叫它“红岩孔”。洞里的石头呈黄红两色,质地脆软。村里的孩子们喜欢从中找些小石头在坚硬的物体上写字。村西头的一大块天然石板上,便歪歪斜斜地写满了寻找失物或骂人的字样。

小学期间,一种可以相互撞击出火花的石头是我们随身携带的物体。那个年代,每个男孩口袋里都装着两个鸡蛋大的火花石,没事就拿在手里相互碰撞。尤其是黑夜,撞出的火花煞是晃眼。

家乡还有一种可以治病的白色矿石,人称“滑石”。形体呈块状或叶片状,湿润软滑,手感细腻。研磨成粉后,内服可清热泻火、利尿通便,外用可祛湿治疮。记得村里五保户明超公年迈时因患便秘痛苦难耐,爷爷知悉后便取出家里常备的滑石磨粉,送到他家让其按时按量服用,没多久便得以康复。

在我的记忆中,石头炒鸡蛋是我少年生活中最温馨的美食。我九岁生日那天,父亲给我做了这道美食。石头炒鸡蛋鲜嫩爽滑,口感极佳。

女儿去年生日时,我给她做了这道食物,女儿连声称好。想不到的是,今年我过生日时,女儿也给我做了一道可口的石头炒鸡蛋。如今,这道菜品成了我们两代人共同喜爱的食物。

静谧的石头,竟蕴藏着那么多岁月的记忆。

一块钱的故事

李毅青

黎永明是个生活很节俭的人,平时从不乱花钱,家里大一点的开支,都由老婆经手。所以,当他晚饭后向老婆开口要一千块钱时,老婆汪正英差点惊掉了下巴。半晌,汪正英才瞪大眼睛问:“你要这钱干什么?”

“今天下午我听一位熟人说,原来在供销社上班的邹玉姣癌症晚期,快不行了,我想去看她。”平时说话慢条斯理的黎永明,这次却语气很急切,“再不去,我怕没机会了。”

“什么叫没机会了?你是欠她钱还是欠她情?”听了黎永明的话,汪正英气不打一处来。也难怪,平日里她们一家与邹玉姣没有任何交集,只知道她以前在供销社当营业员,婆家就在邻村。供销社解体后她也下岗了,听人说过她身体不太好,但不知道她得了癌症。

黎永明也清楚,不跟老婆说出原委,这钱是拿不到了,说不定还会产生什么误会。于是便殷勤地扶老婆坐下,向她说起自己尘封了五十多年的往事。

那是1970年中秋节前夕的星期天上午,刚上初中的黎永明被久病卧床的母亲喊到床边:“永儿,过两天就中秋节了,你去找叔叔奶妈借一块钱买个月饼过节吧。”黎永明听说要买月饼过中秋,满心欢喜,拔腿就往叔叔奶妈家跑。

跟叔叔奶妈说明来意后,老人家目光中少了平日的和善,神情里甚至有点不屑,但还是把钱借给了黎永明,并再三嘱咐“要尽快归还哦”。

道过谢后,黎永明手里攥着这一块钱,一口气跑到了离家约二里路的供销社。

供销社的顾客比平时要多,尤其是买月饼的人,还排着队。营业员是一位二十出头的漂亮姐姐,黎永明听到排在他后面的阿姨亲切地叫她“小邹”,阿姨后面的一个小女孩则叫她“玉姣姐”,看来是熟人了。为了不影响她们寒暄,黎永明拿到月饼和找的零钱后便快速离开了。

走出大门十来步后,黎永明把找的钱数了一下,发现手上居然还有一块八毛钱,他又认真数了一遍,还是这个数。当时月饼是两毛钱一个,很显然这位营业员姐姐是错把一块钱当成两块了。

怎么办?此时的黎永明,心里很乱,不知该如何是好。返回去退还营业员?还是佯装不知?“你要尽快归还”,这时,叔叔奶妈的声音在耳边响起,像一记重锤敲打在他身上,他于是加快了离开的步伐。

回到家,他还在惶恐不安,害怕被人追到家里来。他没有把刚才发生的事告诉母亲,只是把月饼和找回的八毛钱交给了母亲。直到第二天,发现没有人找他,黎永明深呼吸了一口气,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。然后把那一块钱还给了叔叔奶妈。

好长一段时间,黎永明都在想,这位营业员姐姐发现自己多找了一块钱出去了吗?她是私下赔了钱还是受到了单位的处分呢?

这么多年过去了,此事黎永明一直无法释怀。他一直在寻找机会,希望能在有生之年,向当年的小邹姐姐偿还这笔债。所以,当黎永明得知邹玉姣身患绝症,时日不多时,下决心要去看她,以了心结。

听完他的讲述,坐在对面的汪正英,二话没说,从柜子里拿出一张银行卡,递给黎永明说:“明天上午你取一千块钱去看她,别忘了买些水果和牛奶。”

